

中国现代史

潘强恩 编著

平津战役



远方出版社

第二十六卷

平津战役

潘强恩 编著

远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中国现代史丛书/潘强恩编著. 呼和浩特: 远方出版社, 1998. 7

ISBN7 - 80595 - 482 - 8

I. 中… II. 潘… III. 现代史 - 中国 - 1919 ~ 1949
IV. K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19106 号

中国现代史丛书

平津战役

远方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海德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 × 1168 1/32 印张: 219 字数: 4800 千字

2006 年 3 月第 2 版 200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7 - 80595 - 482 - 8/K · 27

定价: 798.00 元 (全 28 册)

目 录

天津外围的震撼	1
陈长捷草木皆兵	12
总司令的小白旗	29
总部的不速之客	35
暗夜中的拐弯处	38
台基厂和谈之路	41
傅作义决定和谈	50
从绝路带到生路	57
芙蓉未到花开时	71
重抉择何去何从	81
通县和谈定乾坤	90
蒋介石留下残局	96
代总统无可奈何	108
行政院长的举措	117
修家谱以明正宗	124
溪口的军事会议	130
御林军渡江倒戈	139
张治中二进溪口	145
大批物资运台湾	150

白崇禧誓不罢休·····	157
临别忠告李宗仁·····	167
司徒雷登的遗憾·····	173
蒋介石反复无常·····	181
德邻怒斥蒋介石·····	190
蒋介石焚香祈祷·····	200
保垒从内部攻破·····	213
最后诀别杜月笙·····	223

天津外围的震撼

天津外围的黄土地上留下的象征这座名城即将苏醒的第一行脚印，是东北野战军第八纵队踩出来的。他们的第一个落脚点：宝坻县。

至此，攻打天津的战斗揭开了序幕。指战员身上还带着辽沈战场上的烟尘，耳中还留着辽河岸边的枪声。那是一个多么突然却是令人兴奋的时刻：他们正在沈阳以南的海城、牛庄举行庆功祝捷大会，就接到了中央军委关于“入关配合华北人民解放军全歼华北蒋傅军”的命令。司令员段苏权、政委邱会作先后宣读命令，讲了话。自然极了：一个战役的终点成了另一个战役的起点。祝捷会顺理成章地变成了出征动员会。

入关的路弯弯曲曲，卷着风雪，裹着尘烟。

天津郊外。陈长捷的部队把守着每一个入城处。到处是战壕，到处是枪口。

东北野战军司令部下达了新的任务：攻占天津周围的敌人要点。

全纵队兵分3路，有时偷袭津南，有时进攻津西；这刻开往津东，下刻又奔向津北；你走了我追着打，你来了，我躲着走；你驻下来我骚扰，你反击我撤得无踪无影……把陈

长捷精心布置的驻防区戳得千疮百孔，鱼网一般。

这就是毛泽东早期创造的游击战在平津战场上的灵活使用，它给敌人制造了一个无际的虚静空茫，让他们总徘徊在梦与醒之间。说梦，似醒着。说醒，又似梦中。

敌人的要点一大片，但攻克后能致敌人于死地的只有3处：杨村、白塘口、军粮城。打蛇要打七寸，全纵队集中了精锐兵力，攥成拳头，专打“七寸”。

杨村是连接北平和天津的一个纽扣。它位于天津西北25公里处的平津铁路、公路干线上。敌人出进天津，解放军进攻天津，无不在此落脚。因此，谁都想得到这枚“纽扣”。

杨村的守敌是新编一〇五军的1个师及2个团。这之前，他们对这个要塞一直是死守不放。奇怪的是，当八纵队某师赶到杨村后，他们不战自退。运载着敌兵的列车眼看就要启动。

敌人逃跑，说明他们心虚胆怯，难以在杨村得势。就攻它这个虚，就打它这个怯。部队散开，占领有利地形，包围列车，攻击摧毁。列车瘫痪了，敌人纷纷从颠覆的列车里跑出来，乱成一团。但是，他们很快就清醒了，进行反击。

杨村车站上的激战白热化。敌人毕竟对杨村熟悉，理所当然地找到了反击解放军的有利地形。

对峙。谁也难以在短时间里吃掉对方。

五连副排长李庆春抢先领受了打开缺口的任务。他率领全排旋风般闯进敌群，占领了阵地。

敌人连续5次组织2个连的兵力向李庆春排反扑。有三分之一的同志牺牲在阵地前。

惨重的代价铺下了向敌人冲杀的通路。主力部队踏着这

条通路冲了上去。凭着人多势众的优势，很快将敌阵地剁成了一块一块的碎片，分而治之，包抄碎取。

敌人仍在垂死反击。

双方打得都很艰苦，枪管红了，刺刀弯了。整整3小时，激战才见分晓。杨村守敌全部被歼，少将师长宋海潮被生擒。

当宋海潮被押到杨村街道上时，群众轰动了，那是欢呼，也是发狂。一个衣衫褴褛的老头拦住了解放军的一辆炮车，让炮手下来，他指指点点地说：

“造孽呀！镇上的百姓被这些没人心的东西都给整苦了。他们罪有应得。”

这时，宋海潮刚好从老头身边走过。这位师长不敢抬头，他害怕押他的战士的目光，也害怕老头以及千百个杨村百姓的目光。就在前天以至昨天，他还神气十足地出现在这些老百姓面前，吆喝着他们出人、出粮。

老头咳了起来，猛咳不止。一个梳着两条油黑大辫子的姑娘走过来，扶住他。老头的手搭在姑娘肩上，一步一颤地向一间半倒塌的房子走去。那儿是他的家。

姑娘不是老人的孙女，更不是他的女儿。她是老人保护下来的一个陌路人。半个小时前，当一伙敌兵紧追不放这个姑娘时，老头突然挡住了敌人，伸开双臂挡着……

于是避免了一场罪恶的惨剧发生，老头却不可避免地遭到了一顿毒打。他走路更颤颤巍巍了。七十多岁的老人啊！

杨村解放了。它切断了天津守敌与北平守敌互相串通以至汇合的路。

如果攻取了白塘口，就能堵死天津的敌人逃向大沽口的退路。八纵队的另一路部队完成了此项战斗任务。他们进行

的完全是一场闪电战，不容敌人犹豫、徘徊，也不容自己人犹豫、徘徊。

傍晚，部队从武清出发。一夜急行军，于次日清晨攻占白滩寺大桥。接着，某团抵进津西镇杨柳青，俘虏敌兵五百有余。当日午，又进攻韩家堡之敌，激战3小时，毙伤俘敌1800多名。当晚，部队急行军直插天津东南交通要道白塘口，途经独流、静海时，全歼龟缩在这一带的敌人。第三日拂晓，部队便大摇大摆地进占了白塘口。

俘虏，长长的俘虏队伍。

每攻占一地，总要抓获这么多的敌人。白塘口街上的俘虏队伍三人一行排了里把长。这支队伍里最大的官是静海县县长。当战士们捉到他时，他正和几个顽抗的国民党兵在一起。县长被俘，实际上也是挽救了他，使他不致犯下更大的罪行。解放军向他交代政策：只要你说清楚，会释放你的，但是现在不行。

俘虏队伍从大街上走过，县长的头勾得很低。他没有勇气看一眼路边那些衣衫破旧、脸上都挂满喜气的父老乡亲们。

杨柳青以东，桑园。

一个普普通通的院落。几间瓦房分别依着北墙、东墙呈镰刀形排列着，院子很宽敞，中间有一口水井，辘轳上缠绕着井绳。水井旁边有一棵落尽叶的枣树。这便是平津前线指挥所。

镇上的人们无不注视着这座院落。正是这些好奇、神秘的目光，才使这个本来极为平凡的农家小院，一下子变成了一个非凡莫测的地方。

严肃且带几分紧张的气氛渗透在杨柳青小镇的每条街上。

人们几乎都在心里念叨着那支部队。他们还没有走进小镇时，有人就传开了：东北那片盛产人参、貂皮的宝地，就是他们给解放的，知道么？说话的人很神秘的样子。

当然，人们的传说还有很多。没有什么奇怪的，出于好奇，出于亲切，更多的人则是出于企盼。谁不希望共产党的队伍给他们这阴霾的天空里送来一片明媚的阳光。

挺遗憾。一小时前，当林彪被一群军人簇拥着走进这座院落的时候，很多人没有看清他的面貌，只是瞅了个背影，一个精瘦却显示着军人风采的背影。一切遗憾都由这个背影产生。他确实来得太突然了，好像是从飞机上下来的，又好像是从地下什么地方冒出来的。总之，神不知鬼不觉地他就出现在杨柳青了。人们还没有转过弯儿来，他已经飞快地进了小院低矮的街门。罗荣桓是最后进去的，他走得很慢，人们还记得他脸上的笑，朝围观的人亲切地笑着。有人把罗荣桓当成了林彪，还说，林总这笑就是和别人不一样。

小院落门口加了岗哨，街上也加了岗哨。镇上的人们只能站在远远的地方望那岗哨，望着那座变得神秘起来的院落。

此刻，刘亚楼正在正北的一间屋子里主持一个重要会议，部署天津战役。

从杨柳青的街面上一点儿也看不出这里会聚集那么多的高级将领。哨兵不知什么时候悄悄地躲进了门楼里。不过，街上的流动哨好像增加了。

这里距离天津市区 20 里。

天津是华北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它与上海、广州、武汉合称中国四大商埠。天津当时拥有 200 万人口。市区被子牙河、北运河、南运河、金钟河、新开河、墙子河和海河等切

成诸多片段。整个地势低洼，不利于大兵团作战。市区北面、西面较高。城南地形开阔，南北两面都有高大坚固的建筑物，东、西两面多为坟地。城的中心地带带有海光寺、中原公司等高大建筑物。这些很难改变的自然条件造成了天津是个易守难攻的城市。

人们不能不佩服陈长捷有眼力。早在1947年初，他似乎就已经预料到解放军终究会有一日要攻打天津，就开始增修城防工事了。

到解放军攻城的前一个月，提前一年修筑的天津的所有工事已初具规模。市区内外共有380座大碉堡，小碉堡无以数计。他们以大碉堡为核心，布设了许多地堡群，构成了坚固的防御体系。天津市很多地段过去没有城墙和护城河，陈长捷下令：环绕全城挖掘深3米、宽10米、长50公里的护城河，引进运河、海河的水，使护城河水位经常保持在1.5至2.5米。护城河外侧建起了碉堡群、鹿砦和地雷群以及20余个外围据点；内侧修起了5米高的土墙，墙上设有铁丝网、电网，每30公尺就有一个碉堡。墙的内侧有环市公路，便于调动部队；通往核心区的重要街道、路口均修有碉堡，并埋设了美国造的触发抛射地雷……

陈长捷视察了这些城防工事后，脸上浮现出得意而轻蔑的笑容。得意与轻蔑搅和在一起，竟使这位司令感到浑身飘飘。

蓦地，他的笑容消失，几乎是怒骂似的下了一道命令：“烧！放火！城郊5里以内任何东西都不许存在！”

一场大火断断续续地燃烧了一天一夜。村庄化成了灰烬，田野化成了灰烬，树丛化成了灰烬……5里宽的无人区就这样

出现了。

陈长捷想到共军将赤裸裸地暴露在5里宽的无人区，更加轻松了。

他们利用海光寺、中原公司和警备司令部的高大建筑物构成了市区的防御中心阵地。战斗力较强的部队都在此处防守。北部也是防守重点。城南部多为水网区，有许多的建筑物，工事构筑也坚固，兵力相对弱一些。

陈长捷太得意了。10个正规师，4个特种兵团，还有地方部队，一共13万守备兵力，再加上这深沟高垒、河流障碍，还能守不住天津市？他说：“不嫌兵单，还恃阵固。坚持到粮尽弹竭！”

东北野战军桑园指挥所正北的屋子里，刘亚楼的讲话已近尾声：“我军对天津的攻击部署是：东西并进，拦腰截断。先南后北，然后分割围歼！也就是说，先吃肉后啃骨头！”会场的气氛活跃起来，有人发出了轻快的笑声。

林彪没有参加会。但这时他从自己的屋里出来，在窗前走着。他也在笑，大概也听到了刘亚楼的话。

惨痛的败仗发生在总攻天津前夕，出师不利。

炮团奉命抽出4个连队支援步兵某团围歼外地之敌。炮团的头头脑脑把这次任务看得很轻、很淡，不就是几股残兵败将吗？让几个步兵连队抵它们几指头不就断气了，干吗还要惊动我们炮团？

轻敌思想是一种瘟疫，由团部影响到营里，又从营里影响到连队，整个炮团的战前准备工作非常粗疏。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没有人认为这是粗疏。

炮弹的分类几乎没有进行，许多炮弹装不进炮膛。一部

分炮虽然拖上了阵地，但是标定点选得不恰当。大部分炮阵地构筑得草草率率，别说符合实战要求，连花架子都没有摆起来。战斗打响，阵地上连长无影，营长无声，团长连信儿也没有。

于是，战斗命令下达了。

可以想象得出，不该发生的问题接二连三地出现了：

有个连队竟然无人知道哪门炮是基准炮。连长说是2号炮。观测员说是1号炮。结果呢，真正的基准炮是3号炮。气得连长吹胡子瞪眼地骂观测员：你怎么搞的？观测员当然不服气，心里嘀咕：你不是也没弄对吗！

还有一个连的矛盾发生在炮手与班长之间。几个炮手端着分错了类的炮弹，急得满头淌汗：“班长，这炮弹他娘的长个儿了，进不了膛！”班长跑过去试几次，照样进不去，他也骂娘了：“操！你们他妈的早些时候都吊丧去了？”

就是把几代祖宗抬出来骂上三天三夜也解不了围。炮照样打不准，敌人照样不低头。轻敌必然为敌人所戏弄。傲兵肯定要付出惨痛的代价。

飞出膛的数千发炮弹只有3发命中了敌人的碉堡。只有3发！而且仅仅推了碉堡的一层皮。而敌人打过来的炮弹命中率几乎达到半数。不少战士倒下了。

这是一份耻辱的记载。敌人像他们的碉堡一样屹立不动。

当然，最后终究有人把他们干掉了。不过，这事与炮团无关，他们已经撤回来，正在总结惨痛的教训。打了败仗，脸上无光。炮团的4个连队下了战场后，战士们走路连头都不敢抬，总觉得有那么多的目光像刺一样射向自己。

很快，他们就扭转了这种情绪。炮团党委向全体指战员

提出口号：“打好总攻突破这一仗，洗去脸上耻辱的灰尘！”前线指挥所把打总攻突破口的任务正式交给了炮团。

战斗打响的前夕，炮团处处充溢着严肃而热烈的气氛：各级指挥员带着机关的参谋、助理员、干事奔波在前沿阵地上，团长领着侦察员在阵地上察看敌人的阵地。

战斗开始了。

担任前卫任务的3个连队向前方敌人的碉堡发射炮弹。近百发弹头卷裹着风飞向碉堡群。敌人用砖头砌成、又经过水泥浇灌的一座座碉堡被彻底摧毁。

担任压制敌火力的另3个连队从一开始就以密集的火力网压着敌炮，一发发炮弹击中了西车站的站台，击中了天桥。福坚面粉公司的大楼在火光中倒塌，油化工厂附近敌人苦心经营的炮阵地也在炮弹的爆炸声中摧平……

步兵部队跟着炮声扫开的通路冲了上去。步兵团长拉着炮兵团长的手说：“你们的炮真神，炮弹会拐弯！”

初战大捷，步兵团给炮团送去了一面锦旗，上面写着4个大字：“开路先锋”。

解放军已经紧紧地包围了天津城。陈长捷当然不会没预感到死神正在一天天逼近。

他命令：打开西郊三元村附近的水闸，使南运河的水大部分流入护城河。同时，在陈塘庄、赵各庄堵塞护城河流入海河的通道。

护城河里的水有进无出。于是，暴涨了。

河道里的水无法流通，仅仅3天时间就漫溢而出，猛兽似的向西南地区的大洼地倾泻。很快，这不可收拾的大水就使北起小梢口、南至八里台一线，沿保定、天津公路两侧十

余里的地区被淹没。大水继续向四外漫涨。解放军预定的几个主要突击方向的阵地也成了汪洋，严重妨碍着攻取天津的行动。

这一着很毒。疏通河道迫在眉睫。但是，刚刚在天津地区落下脚的解放军对这里的水系分布、地形情况，还有风土人情，都是两眼墨黑，连个向导都找不着。

几个战士好不容易才找到三个老百姓，还没有提问，他们就摆摆手，走开了。怕，还是疑？为什么不吐一个字？一位白发、白须、白眉的老头串通了他熟知的几户“水上通”来到解放军营地，伸出暴着青筋的手，说：南运河的上游有一个水闸，只要把它闸死，运河水就可以不再流入护城河。

战士们沿着南运河上行。天阴沉沉的，远处的山脚下滚动着几团淡淡的轻雾。不一会儿，天就离离拉拉下起了雨星子。渐渐的，雨点儿变大、变密，最后竟夹杂着扔来一星半点的雪粒粒。雪粒落地转眼就化成了水珠，与那雨水搅在一起，路面上就像泼了一层油似的滑。风头很硬。

有人告诉他们：这运河上水闸多的是，附近就有十余个，不知你们找的是哪一处。

战士们已经走出了30里。终于有人说：那个水闸就在唐官屯。多远？大路30里，小路20里。

他们来到了唐官屯。果然有这样一个水闸：闸门大开着，蹦蹦跳跳的水向下游一泻而去，注入护城河。

“哐当”！声落闸门下。南运河通往护城河的水断流了！很快，下游护城河的水位落下。淹没在水中的解放军阵地露出了泥巴地面，露出了被大水冲洗得青青翠翠的耐冬草。陈长捷苦心编织的一个美梦破灭了。

护城河里的水已经3米深，没有桥。部队过不了河。

战士们焦急，岸上的庄稼人也焦急，他们蜂拥到纵队指挥所、师指挥所、团指挥所，献出了多么多奇特的桥：苇子桥、汽油桶桥、木板桥、船桥、活页桥，还有云梯桥。这些在所有桥梁史上都查不到记载的特殊的桥闪烁着智慧。

在村镇的小河边，在树丛遮掩的河湾里，在街心的涝池里，在所有敌人看不到的水网地带，几乎都有军民在试验着桥，进行着渡河演习。

可是，试验接连告败。苇子桥浸入水中不足半小时，苇子便变重，沉入河底；汽油桶桥搬运很不方便，难以躲过敌人密布的火网；船桥倒是很实用，可是天津的船只太昂贵……平津大战在呼唤桥！”

坦克部队的营地。一位坦克手说：“把坦克开到河里去，在坦克顶上搭板子，不就是挺方便又结实的桥吗？”

没有人响应，这建议来得太突然。短暂的沉默后，终于有人质疑：把坦克开进河里后，坦克手怎么出来？3米深的水呢！

没有人回答。没有人愿意回答。没有人能够回答。坦克部队都沉默了，再没有人提“坦克桥”的设想，那种代价太令人惊悸了。

攻城渡河的问题没有解决。攻城渡河的问题必须解决。

终于……又是在坦克部队。首先是一个班长和几个战士，接着是几个班长和许多战士，后来就分不清谁是班长谁是战士了，他们拥向师部，拥向纵队。“不搭桥部队怎么过护城河？天津怎么解放？我们已经想好了，用坦克架桥！”这么多的坦克兵，纵队、师部的小院落都被拥得满满当当。这是一

个坚强的集体。

许多步兵的眼眶湿了，许多领导的眼眶湿了，许多乡亲们的眼眶湿了。当然，坦克兵们的眼眶也湿了。纵队领导反复研究，同意了坦克兵的要求，批准他们用坦克搭桥。

连一分钟的演习都来不及，渡河战斗就开始了。一辆辆坦克待发。

临下水前，部队领导严肃地对每一个坦克手说：“坦克，一定要开到河底。人，一定要活着爬出来！”没有人答话。每个人只是点点头。

一座座坦克桥搭成了，一个个坦克手从水中爬了出来。可是……为什么有几辆坦克始终没有动静？坦克手呢？水面上冒着微微的气泡。他们出不来了，他们静静地躺在天津的护城河里，他们没有坟地。他们没有留下自己的名字。

步兵大批地从“坦克桥”上开过。他们之中不少人已经知道了搭“坦克桥”的故事。这个悲壮的故事传遍平津前线。他们望着河水真想哭。

陈长捷草木皆兵

陈长捷惶惶不安，脚下的每一寸土地仿佛都在撕裂，他的眼睛沉入黑暗，无边无际的大地正在剧烈地颤抖，自己马上就要被黑暗吞没。